

黑色，
是我永恆的姿態
香奈兒的傳奇

Coco Chanel

THE LEGEND AND THE LIFE



JUSTINE PICARDIE

賈絲婷·皮卡迪——著
楊惠君——譯

Coco Chanel

THE LEGEND AND THE LIFE

香奈兒的傳奇一生

Justine Picardie

賈絲婷·皮卡迪——著

楊惠君——譯

黑色·是我永恆的姿態：香奈兒的傳奇 Coco Chanel: The Legend and the Life

作 者 賈絲婷·皮卡迪 Justine Picardie

譯 者 楊惠君

美 術 設 計 鄭宇斌

總 編 輯 郭寶秀

責 任 編 輯 蔡雯婷

協 力 編 輯 吳佩芬

發 行 人 涂玉雲

出 版 馬可孛羅文化

104台北市民生東路2段141號5樓

電話：02-25007696

發 行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

客服服務專線：(886)2-25007718; 25007719

24小時傳真專線：(886)2-25001990; 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9:00~12:00; 13:00~17:00

劃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readingclub.com.tw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樓

電話：(852) 25086231 傳真：(852) 25789337

E-mail：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所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e (M) Sdn. Bhd.(458372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 90563833 傳真：(603) 90562833

輸 出 印 刷 前進彩藝有限公司

初 版 一 刷 2013年5月

定 價 680元（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 Under the title
Coco Chanel: The Legend and Life © Justine Picardie 2010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Marco Polo Press,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Lt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黑色·是我永恆的姿態：香奈兒的傳奇 / 賈絲婷·皮卡迪(Justine Picardie)著；楊惠君譯。-- 初版。-- 臺北市：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13.05

面； 公分。-- (Act ; 30)

譯自：Coco Chanel : the legend and the life

ISBN 978-986-6319-69-3(平裝)

1.香奈兒(Chanel, Coco, 1883-1971) 2.服裝設計師 3.傳記
784.28 102001331

目錄

CONTENTS

- 小姐在家 1
嘉倍蕾 13
十字架陰影下 25
可可 39
交際花與山茶花 49
雙C 61
黑色小禮服 81
米希雅與繆思 95
5號 113
俄國人 127
西敏公爵 145
里維耶拉時尚 173
白衣女郎 191
應許之地 205
大如麗池飯店的鑽石 217
霧裡看花 237
復出 269
名人香奈兒 287
剪刀 309
大小姐 323
謝詞 344



小姐在家

MADEMOISELLE IS AT HOME

顧客來找我的時候，很喜歡在某個神奇地方跨越門檻；這種滿足感或許有一點庸俗，卻讓她們很高興：她們得到了特殊榮寵，才能被納入我們的傳奇裡。對她們來說，這種快樂遠勝於再訂一套衣服。傳奇是名氣的神聖化。

——可可·香奈兒，1935年



左圖：塞西爾·比頓（Cecil Beaton）的彩繪素描，私人寓所裡的香奈兒，1969年。

上圖：香奈兒躺在自家米色沙發上；羅傑·夏爾（Roger Schall）攝，1938年。

香奈兒之家 (House of Chanel) 位於康朋街 (Rue Cambon) 31 號，是供奉它已故創辦人的聖堂，也是二十一世紀時尚的聖殿，生氣蓬勃，繁華熱鬧，是來自全球各地的朝聖者必到之處。室外，薄暮在巴黎灰色的冬日午後降下，黑暗和細雨交融成初入夜的昏黃，四周建築物的影子重重壓著狹窄的街道。室內，一樓精品店的空氣暖洋洋，有香水的味道，一個封閉的奢華世界，四壁布滿奶油色的表面和閃耀銀光的鏡子，顧客如蜂鳥般盤旋，緊盯一個個玻璃櫃裡帶著珠寶豔彩的誘人唇膏，或是撲向掛衣桿一把抓下絲質襯裡的斜紋軟呢外套。目光急速射向最新一季服裝的影片播放，把她們在店裡看到的衣服和呈現在螢幕上的作一番比較（或許她們心裡正幻想自己搖身一變，從頭到腳都穿著香奈兒）。也可以看反射在鏡子裡的影片；臉蛋晶瓷無瑕的模特兒騎著白色和金色的旋轉木馬。但不停兜轉奔馳的不是木馬，而是可可·香奈兒著名的象徵符號：珍珠和山茶花，還有交扣的雙C商標，跟星條旗或萬字紋一樣舉世皆知。當螢幕上旋轉木馬轉啊轉，鏡子的映像也轉個不停，有那麼幾秒鐘，每樣東西都動了起來；一切顯得飄忽不定。

一個國際時尚品牌的核心和總店不正應該如此，這一行每季都有新貨上市，變換不定正是它不可缺少的元素；然而永遠都要有一望即知的東西，就像一幅代表傳統和永恆價值的聖像。這樣的企業免不了自相矛盾——要在永恆的改變和永恆的不變之間取得平衡。可可·香奈兒本身對時裝業的觀察說得明明白白：「一件洋裝既不是悲劇，也不是一幅畫；它是一種魅力無窮又稍縱即逝的創作，而非永恆的藝術品。時尚應該死亡，不得久留，這樣商業才可能存活……時尚越短暫就越完美。你不能保護已經死掉的東西。」

不過小姐倒是很保護她的家，如今依舊在原地。通往精品店的正門旁邊有另一道門，由身穿黑西裝的警衛悉心看守，一般民眾不得入內，但訂製服的上流客戶則不在此限，她們登上香奈兒的鑲鏡樓梯，到二樓寂靜無聲的沙龍試穿衣服。深色的地板像唇膏管一樣光亮，看不到半點灰塵或污漬，象牙色的牆壁摸起來滑不溜丟，很適合這個隆重的空間，當季最新的訂製服一件件掛在黑色衣桿上，像見習修女似的用白布罩著。樓梯穿過房子正中央繼續往上爬，香奈兒就在這裡觀看自

己的時裝發表會揭幕，下面的觀眾看不見她，然而她駐足在螺旋樓梯從頂端往下第五個階梯，把底下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在樓梯稍作停留，會有一種極其古怪的感覺。鏡子從每一個角度同時反射；四下張望，只見自己的身體被一分為二，臉孔和四肢被切成一條一條。因此爬上三樓的時候千萬小心，通往香奈兒小姐私人公寓的鑲鏡雙扇門沒有任何記號。推開門，感覺就像她從沒離開過這棟房子；因為這裡是她的聖堂，在她1971年1月10日過世之後，數十年來這裡依然擦拭晶亮，保存完好。

你也許會說這是一座陵墓，但陵墓可沒有這種生氣，因為這裡的房間依舊瀰漫她的風采，到處擺著她的東西。剛進門的地方是門廳，靠牆排滿了十八世紀初期的烏木屏風，在紅色底漆上是一幅神祕的東方山水圖畫，身穿和服的女子乘白鳥凌空飛行，男人被魚和龜駄在背上。屏風上有灰白的山、雲影及湖泊，瀑布、寺廟與峭壁，一個自外於這棟巴黎公寓四壁的世界；米黃色的地毯鬆軟厚實，消弭了城市的嘈雜，一面面鏡子映照著中國屏風，遮掩了窗外的市景。

門廳看似與世隔絕，出口隱藏在鏡子背後，但兩尊真人大小的威尼斯摩爾人雕像示意訪客往前走，途中會經過一對鹿，佇立於一把裝在銀瓶裡的鍍金麥子兩側。雕像指著沙龍，不過他們塗了油彩的眼睛和指向前方的手，反射在成排數不清的鏡中映像裡，在這些鏡牆的包圍下，顛覆了方向感，扭曲了視角。門廳的另外一扇門通往餐廳，是香奈兒招待賓客的地方，胡桃木餐桌周圍放了六張米黃色麂皮坐墊的椅子；桌面上有兩頭獅子；壁龕掛著兩面鑲嵌水晶的鍍金鏡子；天花板的弧形猶如羅馬式教堂的拱頂。一間比較小的起居室，牆上排滿更多中國古董屏風，一尊聖母聖嬰的石像從高處俯瞰，聖嬰的眼睛望著房門，聖母垂眼看著地面。但公寓裡沒有臥房，因為小姐睡在對街麗池飯店的頂樓，窗外可以看到康朋街家家戶戶的屋頂。她的旅館房間沒什麼裝飾，白棉布床單、白牆壁，簡樸得像是她就讀的那所女修道院附屬孤兒院，但她的公寓仍然和她生前一樣金碧輝煌。牆上貼的是金色壁布，不過因為被書和屏風跟鏡子遮住，看不到太多金色的牆壁，公寓保持得很好，宛如一座聖堂內部，或是古埃及皇后長眠的所在。

如果鑲鏡樓梯是香奈兒之家的骨幹，小姐的沙龍——公寓三個主要房間最大的一間——就是藏在裡面的心臟。因為有落地窗的關係，不至於和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絕，俯瞰康朋街的落地窗可以看到對街的學校，小朋友仍然在二樓的教室上課，和香奈兒小姐住在這裡的時候一樣。但她是否曾經探頭到窗外看看這些孩子，抑或只顧端詳沙龍裡的珍寶？這裡還有幾幅中國屏風遮住了房門（香奈兒很討厭看到門，她說，因為一看到門，就會讓她想起那些已經離去的人，以及又會離開她的人）。上前看仔細一點，很可能迷失在這些錯綜複雜的擺飾裡，一頭栽進一幅船隻和橋樑、優雅女子臨水跪地的風景；一處靈蛇和祥龍在獨角獸和大象頭頂凌空飛越的地方；這裡長出的樹葉像精緻的白色蕾絲，山茶花永遠盛開。

這個房間富麗堂皇，你可能一進來就不想走。其中兩面牆擺滿了皮裝書；普魯塔克、尤里皮底斯和荷馬的古籍版；卡薩諾瓦的回憶錄和蒙田的散文；《聖奧古斯汀懺悔錄》和柏拉圖的《對話錄》；法文的莫泊桑和莫里哀全集，英文的雪萊和莎士比亞；倫敦出版的兩冊沉甸甸的聖經，出版社的名稱正好叫「美德公司」（要是你正巧從書架取下第三冊的雪萊，書會自動打開到經常翻閱的那一頁，是詩人的《朱利安和馬達洛》*(Julian and Maddalo)*序言：「我沒辦法說明那個瘋子的來歷。照他自己的說法，他似乎曾經對愛情失望。理智的時候，他顯然是個非常有教養而友善的人。他最後終於說出了他的故事，可能和其他許多同樣的故事差不多：他的痛苦斷斷續續發出的感嘆，或許會被視為替每一顆心的故事做了充分的評注。」）

小姐的掀蓋式書桌靠在排滿珍本書的其中一道牆前面，奶油色的信紙和信封仍然留在她生前擺放的格子裡。書桌上一幅鍍金畫框的獅子圖，代表香奈兒的獅子星座，紀念她的生日，8月19日，只不過她比較不願意記得自己出生的年分，1883年，會視需要而修改；甚至從護照上撕下來。「我的年紀可大可小，全看當天是什麼日子，以及我跟哪些人在一起，」她在1959年，也就是她七十六歲的時候，對一位年輕的美國記者這麼說。「我一無聊就覺得很老，既然我跟你在一起無聊死了，五分鐘後就會變成一千歲……」獅子圖旁邊是一瓶水晶山茶花；皮桌

面放著她的玳瑁扇子，刻著她一再融入珠寶設計的星星圖案，還有一副眼鏡。拿來戴戴看，房間立刻化為一片朦朧的金色、紅色和黑影；連忙再摘下，免得牆壁朝你壓過來。



香奈兒站在她的骨董烏木屏風旁，屏風上裝飾著白色的飛鳥和一枝枝山茶花，鮑里斯·黎尼茲基 (Boris Lipnitzki) 摄，193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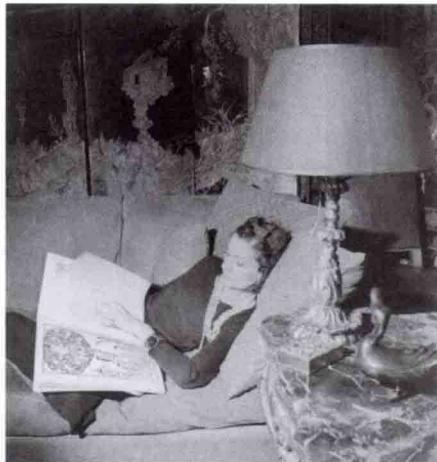
書桌的抽屜沒上鎖；其中有兩個空無一物，而且裡面有不少東西被拿走，在小姐過世當晚神祕消失；模糊的人影悄悄走下鑲鏡樓梯不見了，拿走了好幾袋她的東西，包括她大多數的貴重珠寶（珍貴的珍珠鍊，以及紅寶石和翡翠項鍊，她令人炫目的鑽石戒指和手鍊）。不過右邊的抽屜還有幾件她的私人物品：一副裝在軟皮袋裡的太陽眼鏡，另一把扇子，比剛才那一把更雅緻，用紙張和脆弱的鏤空木雕花製成，還有一捆香奈兒小姐的照片。第一張是她在1937年拍的，身穿白色外套，戴著珍珠，立在門廳的烏木屏風旁，氣質優雅。她的眼睛沒看鏡頭，而是往旁邊凝望，看著鏡頭外的人或物，在屏風之外，在白鳥和山茶花之外。

抽屜裡還有幾張照片：年輕的香奈兒騎著一匹白馬，抬頭看著照相機，但眼睛藏在寬邊帽的遮蔭下。有個男人站在她身邊，是她的情人鮑伊·卡柏（Boy Capel），雙手輕觸她踩馬鐙的腳；兩人穿著幾乎相同的騎馬裝，除了純白的襯衫和修長的馬褲，她全身只戴了一條孩子氣的領帶。二十年後，鮑伊·卡柏死了，而香奈兒穩穩坐在她的朋友塞吉·里法（Serge Lifar）肩上，他是個英俊的芭蕾舞者，有一頭和她一樣黑得發亮的頭髮。她身穿黑毛衣和白長褲，戴著珍珠串鍊，在法國里維耶拉（Riviera）地區的晨光下微笑。有一張照片是比較年輕的香奈兒在一條鄉村道路上，站在自己的車子旁邊，再一次陽光斑斕灑在她的臉龐，她身穿條紋水手上衣和水兵長褲，表情冷淡；令人想起她除了康朋街以外，在南法海濱別墅度過的歲月。然後是香奈兒在1920年和情人狄米崔大公（Grand Duke Dmitri）拍的照片，狄米崔是俄國沙皇的堂弟，曾和其他人聯手刺殺拉斯普丁（Rasputin）。他的帥氣不輸給電影明星，而她的美麗勝過旗下任何一位模特兒，她深深凝視他的雙眼，短頭髮，曬成古銅色的皮膚，在珍珠的光澤和白緞洋裝襯托下更顯容光煥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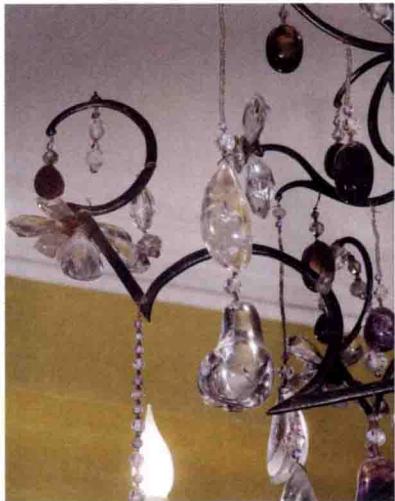
但大多數的相片上只有香奈兒一個人：斜倚壁爐，或是躺在沙龍裡的米色麂皮長沙發看書，她的手在一頁神祕的印度插圖上游移。從她這些獨照解讀不出她的表情，臉部的優雅線條帶著冷漠，兩道彎眉，手上拿著一根菸，煙霧裊裊升起，吐露誘惑。

於是你回頭搜尋房間，想解開這個密碼，尋找有可能解釋公寓主人謎樣表情的線索。大理石壁爐兩側各有幾把乾麥子，壁爐架上還有兩把鍍金的木雕麥穗，象徵好運昌隆。一隻金獅子把爪子伸向一副希臘面具，這是一張女人的臉，眼睛和香奈兒一樣黑；壁爐架正中央擺著西元一世紀留下的維納斯無頭軀幹雕像，大理石弧線映照在鏡子裡，像是雕像的雙胞胎。壁爐上掛著一面巴洛克風大鏡子，幾乎直達天花板，鏡框是小天使和葡萄構成的柱子。鏡子裡反射的映像，又被掛在麂皮沙發上的另一面比較暗的煙燻玻璃鏡折射出去；一支金色十字架（是洛林十字架，經常出現在西班牙聖城卡拉瓦卡〔Caravaca〕，一座聖殿騎士的舊時堡壘）斜倚著褪色的鍍金框。十字架旁一支麥子的畫作出自達利之手，是香奈兒眾多藝術家友人之一。

你可以繼續在這裡尋找意義，注意沙發上的拼布靠墊（菱格紋，和她著名的手提包花紋一樣）；在房裡找尋獅子的蹤跡；數數有幾對動物。壁爐旁有兩隻銅鹿，和真鹿差不多大，一公一母，偶蹄陷入地毯



左圖：香奈兒仔細閱讀情人鮑伊·卡柏送給她的一本印度插畫書，尚·莫拉（Jean Moral）攝，1937年。
右圖：算命的水晶球，以及西敏公爵送她的兩個黃金梳妝盒。



左圖：香奈兒公寓沙龍裡由她親自設計的水晶吊燈，鍛鐵燈架和水晶裡隱藏著她的象徵符號：G代表嘉蔩蕾，雙C代表可可·香奈兒，還有5，讓她發大財的數字。

右圖：香奈兒餐廳裡的精緻水晶吊燈。

裡，沙發旁另外有一對小鹿，以金屬塗漆製成，背上的花瓶插著粉紅色的花朵。邊桌上有兩隻駱駝，兩隻青蛙（一個是玻璃的，一個是銅的）；兩隻珍珠做的相思鳥裝在鑲珠寶的小小鳥籠裡；兩匹瓷馬分踞煙燻鏡子的兩側；空盪的壁爐裡有兩個金色柴架。仔細一看，到處都是成雙成對：第二副希臘面具定睛望著房間對面的雙胞胎；兩尊埃及人面獅身像；書架頂端放著兩個瓷碗，其中一個裝著水晶碎片；兩個時鐘，一個在書桌上，停在不知道哪個月的的11日3點23分，另外一個奇蹟似的懸在兩扇窗戶之間的鏡牆上，時針和分針停在1點18分，鐘面上方是復仇的死亡天使，背上長了一對翅膀，手中揮舞一把長柄鐮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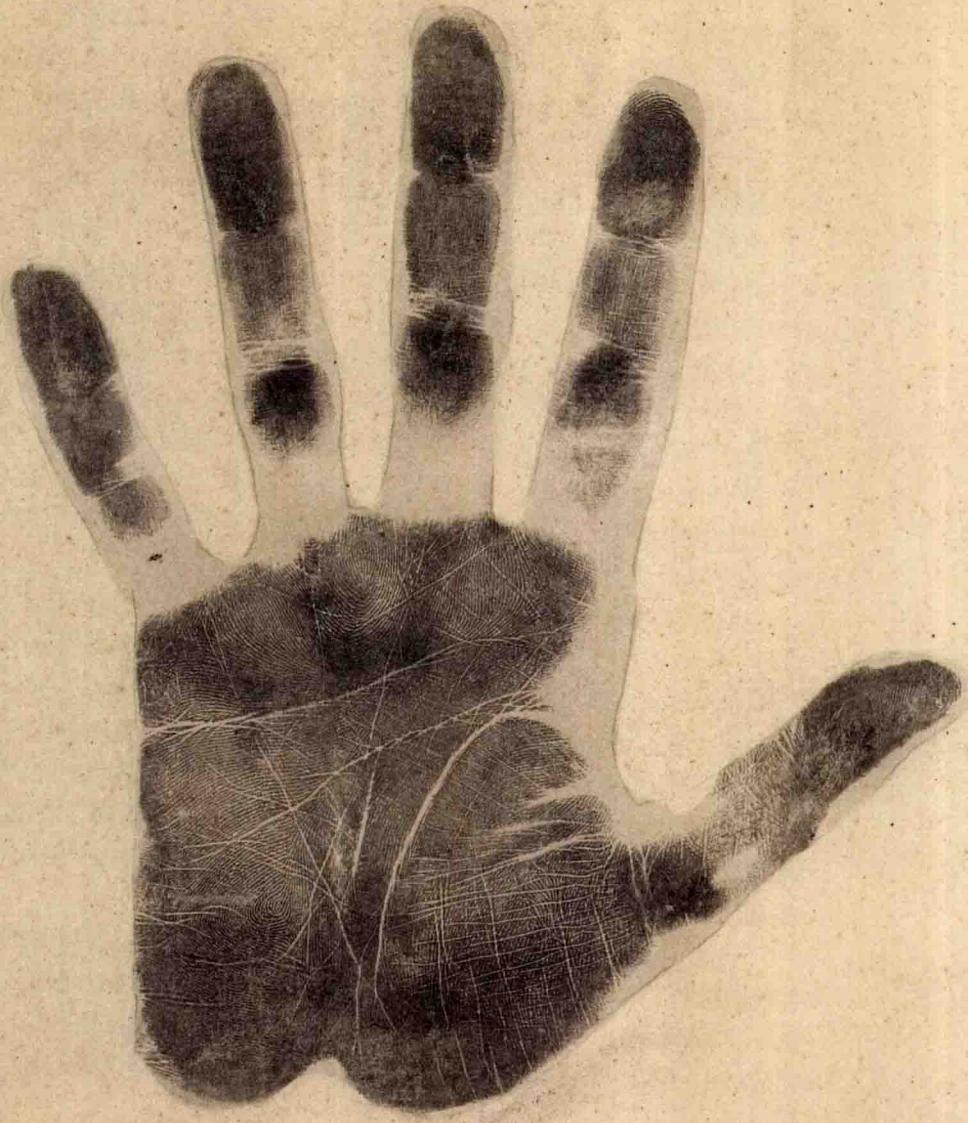
房間到處散置著象徵性的物件：一幅天主教聖像、手握玫瑰的佛陀、神祕的神話怪獸（集獅子、狗、人於一身，臉上的表情宛如憂愁的卡力班(Caliban)）旁邊也是一尊佛陀；水晶玻璃十字架、水手的領航工具、狄雅哥·傑克梅第(Diego Giacometti)打造的一隻銅手；一副



塔羅牌（最上面是5號，香奈兒的幸運數字，紙牌的插圖是一株綠樹，從地上就看得到樹根）。看得出主人家財萬貫，集寵愛於一身：據說香奈兒是因為鮑伊·卡柏才喜歡上烏木屏風，這個英國人是她畢生最重要的戀人，也帶領她認識了通神論和文學。還有刻上王冠紋飾的足金盒子，重得很，是西敏公爵（Duke of Westminster）送給香奈兒的禮物，在兩人相戀的十年間，公爵致贈的珠寶多不勝數，只不過除了從公爵圖書館借來的一本小仲馬的小說，公寓裡再沒有他留下的痕跡。沙發前面的矮桌上有幾個空盒子，旁邊是一對算命用的玻璃球：一個是冰涼的白石英；另一個是有金色斑點的樹脂球，伸手一摸才發現竟十分溫熱。凝視玻璃，混沌一片；兩個圓球只能微微反射天花板中央的水晶吊燈。這是一件精彩的創作，由香奈兒親自設計，綴上數十個水晶球和星星、山茶花與葡萄；在黑色的鍛鐵燈架上熠熠生輝。只要看得夠久，就能認出燈架潛藏在抽象圖案裡的字母和數字：水晶燈最上面是G，代表嘉蓓蕾（Gabrielle），香奈兒受洗時的名字；雙C代表可可·香奈兒，她靠這個名字闖出名號；和5——讓她發大財的數字，貼著這個標籤的香水至今仍是全球最暢銷的牌子。

走回書桌那裡，鼓起勇氣坐在米色麂皮椅墊的椅子上，這是小姐以前工作的地方；在沾染墨水的皮革桌面有許多畫線和憤怒的刻痕，仍然看得出她的筆留下的痕跡，不妨用手劃過去。時鐘的指針固定在同一時間，房裡寂靜無聲，奶油色的亞麻窗簾沒有絲毫動靜；沒有任何東西在鏡子前面晃過，水晶吊燈閃爍的光被時間凝結了，彷彿保存在琥珀裡。伏案書寫時看不見鏡中的映像，只看到金色畫框裡那頭獅子的眼睛，摩爾人的兩隻手，消失在半掩的門後；不過你頸背上的毛髮有點刺痛，如果能及時轉過身，這幾面鏡牆映出的究竟會是誰？

「有時候精品店打烊了，我們會感覺到她的存在，」我的公寓導遊在我初次造訪時說，聽見房門吱嘎作響，樓梯傳來喃喃低語，她隨即回頭一瞥，緊張得好似有人正監視著她。「天黑以後，就算開了燈，說不定會在鏡子裡瞥見她，或是聽見會客室傳來她的腳步聲，輕柔柔、靜悄悄，快得誰也趕不上……」



Palmellehanel

嘉倍薈 GABRIELLE

「那些締造傳奇的人就是他們的傳奇，」可可·香奈兒對她的友人保羅·莫朗 (Paul Morand) 說，她試著向好幾個作家敘述她的生平故事，卻失敗了一次又一次，保羅正是其中之一。「人的生活是一個謎，」在死前不久，她這麼告訴另一位友人克蘿德·德雷 (Claude Delay)，此刻在世人的心目中，她的面容已經成為一副固定的面具，而她的神話顯然令人無從解析。那時候德雷年紀很輕，父親是法國著名的精神病學家，她本人現在也是一名卓越的精神分析學家，香奈兒建構了一座祕密與謊言的迷宮，藉以掩飾她真正的過去，而克蘿德正是探索這座迷宮的專家嚮導。倒不是說人生有半點真實可言，尤其是對一個以改造女人對自我的觀點為業的女人；可能是因為這樣，香奈兒才會對自己的過去說出許多不一樣的故事，彷彿她的生平歷史在每個版本都可能冒出新的內容。

「我不喜歡這個家，」她在一次談話中告訴德雷，在人生的最後十年裡，她和德雷有一連串拉拉雜雜的對話，多少透露出她的人生經歷。「妳生在這個家裡，並不屬於這個家。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比這個家更可怕。」她就這樣不停地繞圈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敘述她的年少時期，像修改外套的袖子一樣竄改歷史，拆開接縫、剪斷縫線，然後再重